

善哉行

You Only Live Once

莫澄 CHENG MO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兼講師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曹植〈善哉行〉

這年五月，我的爺爺過世了，享年九十二或九十三歲。

「爺爺過世了」這件事，對我而言比想像中還超現實得多。想想有一個人，自你出生起就存在，而且一直都存在，比你父母還久，你可能也會恍惚誤認他就像根中流砥柱，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在那裡了，便想當然耳地覺得以後也會持續下去，雖然會慢慢老到華髮叢生、滿臉皺紋如地塹，但怎麼也想不到這些表貌可以扯到「死亡」那裡去，尤其是想到他還練過武、當過宋江陣教頭的時候：爺爺雖然在人生末期時，因為重複的肺感染加器官衰竭，整副肺在X光片上都黑掉了，神智也時常不清，但依然健壯活躍、丹田有力、叫聲宏亮地在床榻上度過了最後的兩三年。父母和大伯都說：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像爺爺那樣，就是「有家底的」練家子，要把體內的柴火燒光還沒那麼容易。

爺爺在人生的最後階段裡，反反覆覆進出醫院，親戚都聚集在一起，討論是否還要插管，或是只做最低限度急救就好，讓他一路好走，免得在身上戳出千瘡百孔，既沒必要又很痛。奶奶是個沒讀過書、不識字，但凡事很有自我主張的鄉下婦女，語氣的表情總是很豐富，不過同時也總是一臉淡定；她說：「他都快九十三了，嘛活得金夠本了。」又說：「麥擱灌什麼營養劑，灌落去啊，他擱會活——起來——囉。」

爺爺年輕時是個「黑狗兄」，不怎麼認真工

作，可總是穿得帥氣瀟灑，走到村子裡閒晃把妹，主要在下田持家的是奶奶，大伯則年紀輕輕就到外地去賺錢，而父親負責煮飯、剝菜養豬和養妹妹，以致逢年過節，奶奶的孩子們都會盛大慶祝，平日也關心有加，相比之下，爺爺就算是被冷待了，導致他時常吃味、搞破壞，有一次還砸了子女裝在奶奶房間的新冷氣機。然而，治喪期間，奶奶在大家一起陪她圍著電視看民視節目時，突然就哮喘著哭嚎起來了，聲音嘶啞又非常響亮，好不容易將幾滴黃豆大的眼淚擠乾淨，才終於用把憋住的氣，向一條管子發射出去般的聲音說出：「不久以前還在這裡看電視的啊……嗚啊啊……現在就不在這裡了……不甘啦！」喘到其他人都在忙著幫她拍背順氣、遞水或問有氣喘藥沒有。

因為母親和母家比較熟絡，懶得與公婆以外的父家親戚往來，而父親也不怎麼重視家族情感，我一向對父家的人都沒什麼交集，也說不上真正認識誰，不過這一刻，我突然感覺到奶奶的個性真是鮮明而性格，之前都只是聽說而已，可無論是爺爺或奶奶，一位已經在冰櫃裡了，一位只會講閩南語，我們之間語言完全不通，從小到大面對面都是雞同鴨講、咫尺天涯，說想重新好好認識也是天方夜譚。

※

後來，那成了我個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五月：到這個月結束為止，遇到四件喜事、四件喪事和兩個忌日，喜事一件都沒有傳出同溫層，喪事倒有三件上了《蘋果日報》。其中一件喜事是我



研究所同學兼好友 B 的，她是我碩士班時期的抗戰夥伴 — 我們都有病，她有紅斑性狼瘡，我當時精神有問題 — 而我是她預定的伴娘，連純白禮服和高跟鞋都帶我去買好了，這是我們在好幾年前就說好的事，但我無預期地成了喪家，不符禮俗，只好作罷，在我看來，簡直可說憑空再多出半件喪事。

買禮服的當天，一起吃雞湯鍋時，我覺得朦朧黃的光線比原有的色度還要柔焦一些 — 我已經快兩年沒有正對著一個人時，感到這麼熟悉、放鬆，而且連在直覺與身體反應上也毫無戒備；她照舊勸我要敞開心懷，多試試看和不同類型的男性交往，只要是個溫柔良善、能常常逗自己笑出來的好人就值得嫁了，跟她交往多年的準老公一樣。我驀然想起我的博論指導老師對我的評價：「妳應該很難交到男朋友吧，畢竟脾氣怪、很難討好，眼睛又長得高，重點是說的笑話都比男生好笑。」臨別時，B 又送了副眼妝組給我，對我說：現在是老師了，從今以後要打扮得體漂亮喔。

五月下旬，B 成婚的那天，我在婚宴上抽到她的捧花，由嫩紅玫瑰、白桔梗與粉紅絲帶組合而成，非常可愛，我總覺得這是她刻意留給我的。她始終很擔心我一輩子都嫁不出去，我想。

※

過了大約兩個月後，我記得的喪事內容就遠遠壓倒喜事，原因也許和蔡康永在書裡寫過的一樣：想像有一支原始部族，遇到好事就專注地開心，抓到大型獵物便快快樂樂升營火、唱歌跳舞，既沒發現火種要熄滅了，也沒發現蛇已經偷偷鑽進放嬰兒的帳篷，那麼這個部落肯定不會存在很久吧。「負向思考」被大多數人認定是不好的，即使被他人認定心緒表面常駐兩層雲的人如我，有時也會這麼想，而且人生已經很困難了，隨便釋放出負面與求助的訊息，沒有幾個人會知道該怎麼回應你，況且，現代人的精神、情緒能

量都如此有限，不只是身邊親近的人，搞不好給自己都還嫌不太夠，但偏偏情緒和氣場又是那麼容易互相傳染，而現代世界要求我們表現得正向、快樂，即使是服毒或猝死者那種死後肌肉抽搐式的表皮快樂也無妨，因為在大家都很辛苦的時候，沒有人想再看到哭臉，這樣會讓好不容易保持住的氣力像被催狂魔吸走一般，換成自己憂鬱、委頓、跌倒。但，悲觀才是哺乳類生物活下去的根基：樂觀只要稍微多了一點，人就會衝下懸崖，而悲觀令我們瞻前顧後、如履薄冰，特別是不要在愚蠢的情狀下把自己殺死。

怎麼死是很重要的，一個人一生的榮辱、愛恨和總結都倚賴於此了。

我的表姊夫是個待人親切的好人，對待我也很和善、慷慨。在那個五月上旬的週日，告別另居南部的妻小回新竹後，隔天一早，因為心肌梗塞，在他學校的博士生單人宿舍裡猝死了；可能是起身想打電話求救，又或者是站立時突然昏迷過去，三天後，同實驗室的同學帶人開門尋查他下落時，他被發現俯臥在地上，額頭有跌倒撞傷的裂孔，又因為時值溽暑，破門時，房內地板早已遍是血水。

表姊在她先生來不及親自參加、由他兒子代父上台接受撥穗的畢業典禮會後，表情冷靜但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們的阿嬤以前常講：『不要愛你的配偶，感情普普通通、不怎麼愛是最好的，這樣就算他死掉，也不會太捨不得。』」我的外婆再嫁過，而她和第一任丈夫感情非常好，兩人相敬如賓也很合拍，但在 1944 年的時候得瘧疾死了，顯然是因為太平洋戰爭，人力及醫療資源都被輸往戰場，台灣在那之前二十年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防疫線崩潰，霍亂、瘧疾和赤痢等早在台灣銷聲匿跡的瘟疫又大幅流行起來，外婆的前夫就是死在這波疫亂中，真是典型的歷史悲劇，而且是教科書沒提到的那種，彷彿給命運和大時代

一起坑了一樣，連一點尊嚴跟精神價值都沒留下。

※

爺爺的喪事風風火火進行之時，我告了幾天假暫回台中，因為適逢得回學校上大一中文的日子，那天還請了作家來賓為學生演講，說什麼都不能請假。然而，自接到爺爺的喪訊開始，我整個人的狀態其實就開始變得有點奇怪，一時之間難以名狀，但變得容易發呆或是過度亢奮，EQ上的螺絲好像鬆鬆的，而背後隨時帶著隱隱的黑霧。

當天，下了客運上了公車，突然肚子嚴重絞痛，我想用最快速度去熟識的附近咖啡店上廁所，但長得像牛的司機，看起來一臉午後倦怠——又或是早已職業倦怠——總之一臉被摩洛哥的太陽曬昏的表情，開車開得漫不經心，開關門的速度總是很快，彷彿巴不得零時差地按開門鈕兩次，「啪」、「啪」兩聲就過站，繼續往前反芻掉他眼前半消化草團般的熾熱中港柏油大路。

因為被人擋住，我花了好些時間才撥開人群，擠到門前，但眼前那扇膠邊摺疊鋼門已經又「啪」地一聲關起來；那聲「啪」在我耳中充滿了落井下石的嘲諷感。

這一秒開始，我覺得全世界都在離棄、搖撼與打擊我。

我向著車廂前段，用我已是吃奶但其實在引擎與人聲雜沓中根本像是鯨魚屁混在海洋裡般的聲音尖叫快停車，旁邊也至少有三個人往前接力大喊「有人要下車」，已經把公車開出站的司機才終於如夢初醒，說：「啊……那妳下一站再下好了。」旁邊有個女孩用很同情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到了下一站，鋼門甫打開時，我便走到出入口，用盡我的臂力、腰力和所有身體能掌握的離心力原理，用拳頭側邊瘋狂猛揍車門玻璃，發出一連串「砰」、「砰」、「砰」聲響——旁邊的人有什麼表情我根本沒看到，也不想管，然後夾著直腸和屁股，下車，狂奔離去。

※

自爺爺離世後，我覺得我的精神像破個大洞，表姊夫也緊接著過去之後，我就覺得自己這個人完全空掉了。

其實，我有和表姊夫一家，以及另一位和我們同家族的親戚參加表姊夫的畢業典禮；除了我們，一些與他同實驗室的學長學弟們也來了，此外，就沒有其他人。在表姊夫畢典前夕，親戚發臉書訊息問我：「要不要一起來？」我馬上回傳：「一定。」在那個當下，因為時機太不恰當，我沒讓任何母家親人曉得的是：表姊從出生開始便和母親感情親暱，母親信任她還遠勝自己的子女，但，可能基於某些隱晦的心理陰影，內心不平衡，所以見不得他人太順遂快樂吧，她總是無事生非，在母親面前挑撥她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並且時常上網搜尋、打探我與哥嫂家的隱私，再向母親打小報告，或是鼓勵母親加強對我的監管、暗示她我出不了書，或是明明自己的丈夫在工作之餘，也慢慢試圖走向學術之路，卻告訴母親「即使當上教授也沒什麼，沒人選課就會被學校開除」，因此一定要阻止我走同樣的路子，必須讓我快點離開學院出去工作等等，我已經忍表姊快六年了，在這意外發生前不久，才終於決定「就算翻臉也無所謂」地把她臉書封鎖加刪除。

問題是誰知道今天會發生這種事啊。

但表姊是表姊，姊夫是姊夫，我確實對前者很不滿但後者並不，我認為那是獨立個體之間不同的關係，況且事大莫過生死，這也是對生命本身的尊重與禮節，所以我去了，送他最後一程。不過，我想我確實太天真。大約一到兩個月後，表姊終於發現一直都看不到我的動態，就向母親告狀；母親私底下偷偷對他人說：「明明就討厭她，還偷偷封鎖她了，那去參加人家先生的畢業典禮幹什麼？就知道這孩子沒那麼善良好心。真是虛偽。」其他母家親戚也對我的作法表示不解，沒有人站在我這一邊，因為覺得我「在這種非常時期還刺激她的精神，很不厚道」。

我終於意識到一種東西的實存：倫理，及其帶來的「限定」與「資格」之網。在這張網子以外的人，是沒有立足之地且啞啞的。

此時此刻，我生出了這輩子都未曾有過的強烈欲望：我要結婚。

※

B 送我的新娘捧花，因為天氣太熱的關係，在婚禮當天稍晚，其實就有點焦黃了；提回家放了幾天，就裝在一個白色袋子裡頭，始終不曉得應該怎麼處理這束如被火焚般，急速落屑、蜷黑的冰淇淋狀繡球圓束花。

丟？還是不丟？做成乾燥花如何？

一定神，我卻看見袋底似乎有細如牙籤頭的青綠色蠕蟲，正彷彿自顧自沉思、散步般緩慢地移動著，此刻就別無選擇了，只能忍住背後密密麻麻的不悅感，把整個袋子提去戶外垃圾場扔掉。

※

那張「倫理之網」，在我眼前一日一日地漸漸具象起來：世上所有人，都是被網子綑綁住的，懸空於無底峽谷之上，成為空中一個一個的節點，雖然動彈不得，但只要附近有任何一人從網中落下，墜進你看不見的黑暗之中，繫在你身上的無數繩子也就「啪啪啪」地脫斷、彈飛好一部分，而你在網子上的具體位置便下沉一些，而且隨著年月流逝，迸裂的繩子必然有增無減，如果不積極增加繞身的繩子數量，那等到有限的繩索全耗盡了，你也就在某一日瞬間鬆脫出網外，掉進腳下的無底深淵裡，張開嘴巴、使盡全力吶喊也不會有人聽見，因為再也無人與你真正有關。

我想製造家人。

我的倫理焦慮被爺爺的死真正觸發，而之前已有隱隱的病灶。自成為博士生兼講師開始，我被多要求了許多未曾想過的技能，譬如說，「妳要自覺地像個老師，很多事情與言行以後不能做」、「妳要學某某老師擅於做人和社交，讓學生自己樂意跟隨妳」、「已經是大學姐了，總該主動栽培學弟妹吧」

（連佛都只渡有緣人啊）、「妳像以前那樣內向和自顧自地生活，是不能在學院立足的，妳得全都改掉」、「快點成為後輩的模範」。我試著丟掉自己並照做，因為我也想知道怎樣才是對的？怎樣做會比較好生存？但完全不合本性，結果就是把自己送進了諮商室。

後來，我在陳夏民的演講裡聽到他說，其實最近兩年來，他過得很不好，而自己經營出版社，同時也是個編輯，所以許多人都會問他：「文學與出版界怎麼了？」但他內心真正的回答是：「我怎麼會知道！我連我自己怎麼了都不知道！」也許有人會存疑：只不過是個工作，有這麼嚴重嗎？但就是有。他已經快要不曉得脫掉「出版人陳夏民」、「寫作者陳夏民」等身分之後，還有幾個人可以真正看見、在乎他身為一個血肉之軀的喜怒哀樂、有限、疑問與困境。

有個講話非常直的學妹對我說過：有一次，我剛下課時和她湊巧遇見，對她擠出笑容打了招呼，但那笑不如哭，非常難看，簡直像是用石膏打成的「好老師」面具，在上完兩堂課以後就龜裂破損了，其中一半還掛在臉上，而另一半就在她面前掉下來，露出內部的真面孔，而裡頭都是血。那時，我的感情世界正出問題，而且打了一場國中生成般、不堪的，且回想起來覺得真是自辱的泥巴仗，並在那之後與相關人際圈全部斷絕，換句話說，我社交圈的半壁江山全垮，一時間連可以說話的人都幾乎找不到——單身的老朋友都在外縣市，剩下的不是有家庭就是要加班；年紀差距太大的，許多事情都還聽不懂；奇怪的是，自我身分轉變起，在待了快半輩子的系所內，竟然一時之間只剩同事，而朋友全無。

大家都說過「既然是成年人，有事就要自己消化，別人沒有義務聽這些，心裡真的有苦就回家對媽媽哭好了」這樣的話。回老家向母親抱怨這些，她只是背向我：「妳當講師，還出了書，多少人想要妳這些都還得不到，妳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連看也沒看我一眼。

我孤單到快要瘋掉，不知道為什麼好不容易幾乎得到想要的一切，卻走到這一步去。那時候幾乎天天在街上徘徊，有時看見夜裡的十字路口，就想停下來哭歧路難，隨便第一個開口慰問的我的人想帶我去哪裡就去哪裡。在朝馬轉運站前的十字路口，我打手機給這輩子認識最久的老友，對她說：我和 B 見面吃飯以後，驚覺研究所畢業之前認識的老朋友們有多重要 — 那時我簡而言之，就是貧、病、倒楣同時纏身，導致整個人有些醜惡，且一無所有 — 當時，他們誠心接受了我，而即使逾年未見，我都還是非常確切地感覺到，他們都記得我從前的臉孔。

還有人記得我以前長什麼樣子，對現在的我而言，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

※

蜜月過完沒多久，B 因紅斑性狼瘡引起肺炎住院 — 這對她而言已經是例行公事了，所以包括她在內，誰也沒放在心上。這次，卻在出院前突然併發敗血症，短短一天之內就撒手人寰。

B 的新婚丈夫傳訊息告知我這件事時，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房間裡，與其說是哭，還不如說是慘叫。

※

在想要人陪的、很長的時間裡，我都泡在酒精之中，直到有個學弟 I 把我從酒裡拖出來，改泡茶和學沖咖啡，從磨豆開始做起；起初非常不耐煩，要讓狂躁的人靜下來畢竟困難，在他彈整夜唱曲、彈三弦時更是格外想揍他，後來，竟也就習慣，並漸漸轉向那方面的嗜好了，此後改泡咖啡因。

某日，他對我講解了一個縮寫句：YOLO。

※

I 堅持如果要介紹他這個人的話，一定要講：「說話像布道，上床像布施」。他感情像磨不成鵝卵石的原石，從上游滾到下游還是稜稜角角，總也附和

不上同志圈男性對戀愛與關係的需要，但其實只是家族與父母都不和，有家庭創傷，加上本性太過浪漫又改不掉，乾脆放下屠刀，立地成肉身菩薩。

YOLO 就是「you only live once」的縮寫，一開始在西方是個還挺苦中作樂、帶有勸勉意味的流行語，與「c'est la vie」的語境差不多，但被一些行事不計後果，又愛為自己找理由開脫的青少年拿來自我標榜，從此就變成一句很惹人嫌的標語。I 說，包括他在內，很多人在同志交友軟體上，都會刻意避開自我介紹欄位裡註明 YOLO 的對象，因為他們很可能是「用藥者」，這時候的 YOLO，和「High」、「Fun」就是同一個意思。

不過，I 在某次返鄉約砲時，不巧就約到一個這樣的人：對方用 Line 傳飯店房號給他，在踏進房間的瞬間，I 就看見對方正拿著瓶身上好像寫了什麼「摩洛哥玫瑰精油寶石液」字樣的瓶裝物件狂吸，表情迷離而魂飛九天。一問之下，他在用的是「RUSH」，近來流行的迷幻藥，問 I 要不要來一點，I 努力掩飾但內心害怕地拒絕了，對方也沒有想積極推薦、分享的意思，他樂得自己享受。

真到搞起來的時候，對方一柱擎天，而 I 一看就知道他在藥 High 了。有個電腦術語叫「超頻」，意思是某些電腦玩家會把零件的時脈速度提升到高於出廠時所設定的速度，進而提升性能，不過很可能縮減電子元件的壽命，更有一定的機率使硬體溫度過高，進而毀損。藥 High 其實就是超頻。平常時候，身心感官再怎麼刺激，到了一個上限，也就頂到天花板了，之後再怎麼刺激亦只剩麻木，然而透過使用藥物，感官機能的天花板就會被掀掉，彷彿機械拉掉安全閥，以全速、過熱、隨時要冒出火花地那樣運轉；此時此刻，人的性慾將被強烈抬升，如同完美的跳水與溺水，如果可以的話甚至願意用肉體開花。

雖說拈花微笑才是菩薩的證道之路，況且大丈夫能屈能伸，但 I 的男性自尊跟剎那間萎縮成小苞

的膽子，各自吊掛在天秤的兩頭，拉著他起起落落——「這個狀況，明明就很可怕啊，我好想逃走」的念頭一浮出，他就漸漸疲軟垂落——「不行，身為男人的自尊不能被抹滅，而且跟人出來約還陽痿，太丟臉了」的意志一昂揚，他又憑著堅毅與想像力，抬頭挺胸了回來。

最後，I 還是逃出了飯店，每經過一個轉角、藏過一只大花瓶的背面，就探頭探腦看一次對方有沒有像瘋子或喪屍一樣跑出來追他，並掏出手機封鎖一種與對方的聯絡管道（但其實對方當時的腦子大概早已像灘泥一樣了，根本也懶得來追吧），不過即使他從各方面來說，都被嚇得快魂飛魄散，但之後還是繼續邀約陌生人，戒不掉。說穿了，一時的愛、可能的迷濛與溫暖，就是他的 RUSH。

像他那樣地為著寂寞而消費、獻上自己的肉體，何嘗不是一種善哉。

※

「姊夫的事對妳衝擊為什麼會這麼大，我覺得，跟姊夫的死法有關。想想，他們夫妻可以走到現在也很不簡單，這事實無論認不認同他們都不能否認，實際上也很值得被祝福；說起來，表姊也是個情路多舛的苦命人，現在總算得到幸福了，但沒想到竟然是這種結局，而且還死得這麼慘。如果姊夫當初一倒下就被發現了，沒有之後那些屍水四溢的情節，也許任誰都會好過一點。」大嫂在我去她家作客時，避開包括母親在內的一干親戚，終於跟我談了這件事情。

表姊比表姊夫大了超過十歲，但最初是婚外戀的關係，她那時的丈夫，是位離過婚的日本人，而此時的表姊夫是個前途茫茫的社會新鮮人，因為表姊鼓勵的關係而去讀研究所、改變穿著談吐好「像個男人」等等；這樣的「穩定」關係維持了幾年，直到表姊懷孕。她那時已有相當年紀，也期待生一個孩子，再推算一下時間，確定這孩子是日本人的無誤，便歡歡喜喜地向先生報喜。

「親愛的，我懷孕了。」當時對方正坐在沙發上讀報，猛抬頭，一臉錯愕：「我已經結紮了。」

結果誰也不欠誰，和平離婚。

但孩子是誰的，這下可真不知道了。表姊本想打掉胎兒，表姊夫便立刻買車票南下跑到她面前，對她說：「妳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生物學上是誰的我不管，我也不要驗 DNA，總之，我們結婚吧！」孩子出生以後，為了怕表姊多心，他也去結了紮，表明這輩子就只有這個孩子，只愛惜、全力養育這個孩子。

就這樣，即使她的不安全感令她像把霰彈槍一樣，吵起架來嘴巴總是利得像把刀，彷彿本來就預料到孤獨宿命似的一心要把人往外推，也見不得有人活得比她快樂自在，但她還是持續被接住、包容了；就這樣，他們一路走過二十年。

問題是誰知道今天會發生這種事啊。

然而，大嫂又略為激動地開口了：「我不認同媽媽、表姊和外婆說的什麼『不要愛你的配偶就不會傷心』那一套，剛好相反，正因為愛無常，連恨也無常——因為愛恨是一體的——所以今天我跟妳哥開心在一起，也絕不是因為還沒想到生死別離那一塊去，但我不會因為明天可能就要死了或分開，便放棄趁今天去愛一個人。」

※

B 的丈夫也會同意這一切吧，我想。

就在 I 又跑去追尋新戀愛而暫時消失的那一陣子，B 的丈夫與我們這些老同學一起聚餐，生活一樣充實而努力，忙著健身、工作與交朋友，且一點都不避諱談她，以及他們之間各種好笑快樂的事；他從背包裡掏出她笑靨如花的相片，說：「我現在常常出去玩，都會帶著她的相片一起……但是她很過分喔，上個禮拜下雨，我去看她，但覺得好像不太對，感覺不到她在，我就擲筊問：『今天妳在家嗎？』沒筊，就再問：『是出去玩了嗎？』聖筊。我下雨都沒得出去玩！靈體

了不起啊！」說著，我們都笑了。

還記得可能是爺爺葬禮的最後一個白天，我在空檔時間休息放風時，發現布棚上牢牢趴抓著一隻體型中等、翠綠燦亮的金龜子，急忙呼叫四周親人來看：「欸欸，這會不會是阿公啊？」

父親從背後走來：「不要亂講話。」

大家都轉過頭去看他。「阿閔尚細漢的兒子有說了，阿公在我們唸經時，攏在供桌前面吃蘋果啦！伊攏底咱後面啦！」

眼前僅存的這一切，只比荒原還要茂盛那麼一些些，但夏風拂過，依然會膩微地、柔軟可愛地顫動；然後，或許有新的情感與牽絆要如野火生發出來，或許仍舊朝華晚敷，或許，還有更大的災禍要來。

來日有大難。

誰知道今天還會發生什麼事啊。

但即便如此，即使開到荼靡，又何嘗不是一種善哉。

莫澄創作教室

曾經看過一篇訪問某散文家的訪談稿，記者坐下來採訪的開口第一句話是：「散文是藝術技巧最低的一種文類。」不過受訪者很有風度，有好好解釋「散文雖易入門，但其實最難寫」，而且也彬彬有禮地讓對方採訪完。

寫作文和寫散文的不同，是前者專為某個目的而寫，譬如聯考或專題徵文，而後者是為自己而寫，需要的寫作技巧與美學質素都是要求甚高的，既可以從電影中汲取轉場和視覺效果的運用，由詩歌裡攝入文字的節奏感及意象、符號的使用技巧，也可藉小說式剪裁促進敘事流暢……但寫散文最需要的，是誠實：對曾經發生的事實解讀誠實、不自欺，也拒絕過度的自戀或自貶，進而在此基礎上，對自己誠實。

不是每個人都有膽量直面自己內在的真相，更少的人願意把它講成實話，而大多數的人一輩子都言不及義，或者言不由衷。小說家兼文學教授黃錦樹便曾說：「散文和小說原就充斥著隱私、一傷痛、傷害、不堪的欲望、幻想。」

然而，張愛玲也這樣形容過某種只盯著自己私事瞧的文章叫「肚臍眼文學」，那麼，要怎樣才能寫盡心底話，又不至流於此境？這除了關乎技術上的磨練外，其實便是：打開心門，領著他人走入你內心的城市，穿越並理解城市裡的迷宮，看見本只有你才看得見的夕陽與星辰、幽微與壯麗。

形上與形下的經驗累積沙聚，堆疊成就我們的生命，而散文的質素包含了哲思與詩性，對映著自身的生命，組成一座純粹的、你用盡一生感動和思索打造出的城市，名字就叫「你自己」。